

庫文作創

花的青

以新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創作文庫

(七)

青的夜

以新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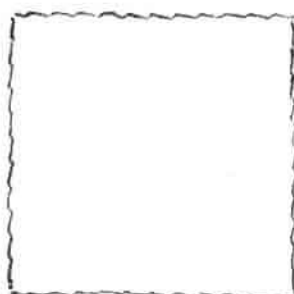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

傅東華主編
創作文庫
七

青的化

平裝每冊實價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著者 靳省 以
發行 生 活 書 店
上海霞飛路
印刷 生 活 書 店 所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月初版

目次

傷往	一
青的花	二九
古龍	五五
祟	八九
女難	一二五
曼陀羅華	一四二
牽牛花	一八一

校 林 糾
長 莎 纏

二六
七

二四
一

二五
五

傷 往

皮瓦西洛太太在五年前成爲一個寡婦。她的丈夫遺留給她一所華美的房子；栽滿了香樹的花園；還有一大筆存款。她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二十五歲的瑪克沁，十七歲的梨達，十一歲的費得。她今年四十九歲，從她的面貌上看這年歲是太大，可是從她那神情上看，這年歲又是太小了。她平日總是穿着暗色的衣裳，她的臉上雖然有皺紋，可是很輕微。她的眼睛，長了長睫毛的，深沉而又明亮地，可以告訴出來她那往日的儀態。而她那最好看的嘴，更可以使人確定她年

青的時候是漂亮的，是能使男人們着迷的。但是她是沉默的了，在現在，新的朋友們一定要說在她年青的時候也不會是輕狂，佻達的。她說起話來聲音是低的，一個字一個字地，好像她是永遠在傷感，爲着她一個人殘留在這世上。瑪克沁是一個鐵路工程師，住在外站，只有梨達和費得是隨她住着，有時候——當她煩悶的時候，給他一點慰藉。

她是最看重自在，舒適和放縱的生活的一個人，可是將近三十年了，她是真的高高興興地活過來的麼？雖然她所要的已經完全得到，她的憂鬱是從心中發出的，更沉著，更痛苦；同時她也沒有一個可以告白的人。她的丈夫，她的兒女，都不是可以把胸中所有的話都說出

來的人。她只能蘊於心底，因之這憂鬱就能漸漸地滋生，成為更大的，更使她心痛的。

一想到過去，過去的好時光，靈魂是快慰着的時候，她的眼就濕潤起來。

『媽，你又想起爸爸來了。』費得定然會這樣說。

她怎樣說呢，她能把她抱在懷中和他說：『不是的，孩子，我想起了我的彼得，他是比你爸爸好上不知多少的！』她自己就知道這是不能說的，而她也覺得沒有什麼好說。她只有擦擦眼眶裏的淚，向他微笑着。

她故意地走到丈夫的遺像之前，那是一個胖胖的長了豬一樣眼睛

的人，她好像在瞻仰着，思慕着，可是她更覺得傷心。幻覺地像看到在她眼前是一個青年的，結了紫領巾，頗健壯的一個人。他有藍玉一樣的眼，他的臉是她所看到最完美的面型，騎在一匹黑斑點的馬上，在向她招着手。突然地她叫出來！

『我的彼得，我是在等着你呢！』

她立刻意識到這是不該的，雖然把兩個手指放在唇際，可是說出去的話呢，是無論如何也收不回來了。她偷偷地望着孩子驚愕的睜大了的眼睛。

『媽，你叫錯了，我的名子不是費得麼？』

『是的，孩子，我也許是錯了。』她茫然地回答着。

這並不是假的，她的心中常是想着她自己是『錯了』。而她這一生，就將在這錯誤之中完全過去。從深心內發出的追悔，對於事實上沒有補救，只更加重胸中的疼痛的。爲了一時的衝動，一時把物質生活與舒適的日子看重，就捨去了真心愛着的人，使他陷於絕望，孤苦無依的情況中；等到情感的泡沫能靜下些去，自自然然地就要自己喃喃地說着：『我是錯了！』

還能有什麼？太晚了！想着爲了二人生活的奔波之後，看到她的留言，他該是怎麼樣？他決不能回到家中去，他該流落了。可是她呢，憑了好容貌，就能嫁給一個有錢的人。雖然說是滿足了心願，可是爲對他的思念，一切均陷入於黯然的情緒之中。那出名的演奏，動

人心魄的琴音，在她的耳中像是他的呼喚，他那絕望的聲音。紅色的美味的酒，像是她的彼得的血，爲了她所流出的。於是她想着：『我的彼得在那裏了呢？他是很好麼？他也想得到我在念着他麼？』等到她的丈夫來擁抱她，她就閉起眼睛來。

『我愛你的，我是永遠愛你的，信我吧，這是我心裏的話。』

但是那氣粗如牛的呼吸，立刻使她的幻想飛散，她的臉微微紅起來，正在抱着她的人，正是給她物質上滿足的人呵！現在，她是有這權利的，他是她的丈夫。

『親愛的，你是很滿意麼？』

『是的，你對我很好。』

『我真愛你，我的小鳥，除開我的職業，我對你是最關心了。』
『呵，我真感謝你，你給我很多錢用，因之我可以買我所願意要的東西。』

『錢實在是最有用的，是不是？』他哈哈地，很大聲地笑着。十足的得意，使他那一雙豬樣的眼睛成爲細線。

『尙不能買到我的心呢！』她並沒有說出來，只是她在心中這樣想着。

她的心成爲寂寞的，荒蕪的，往日的愉歡，只留了空的脚印。追憶那些過去的，徒自增加了無限的煩憂。去忘掉麼，是死也不可能。她能忘却每一個年青時所認識的男人，可是他是她真心愛過的，

也知道他是愛過她的，若是他仍然在這世上，會還愛着她的；是和影子一樣地親切的。雖然他沒有在她的眼前，和她生活着；對他的思念永遠在籠罩着她的心。一年年地過去不但不能減少，反而覺得更爲殷切。自從和他離開之後，就收斂了能使男人們瘋狂的那愛嬌，那活潑；成爲幽靜的可尊敬的主婦。她不是故意地想爲人所尊敬。實在是她的心冷落如古老的城堡。在靜寂中的心裏描畫着他的容顏，想着他的言笑；雖是空幻的，也還能得着一點小小的安慰。在不眠的夜中，月亮把肥大的樹葉的影子照到牆上，她就想着：

『他是瘦了麼？是不是仍然結了那紫領巾？他必是老了，而他這一生，是在哀愁中渡過。這罪愆是我一人的，……』

於是她傷感地啜泣着了，她轉又想着：

『假使我們能有相見的一天，我就該跪在他的眼前贖罪，承受他任性的責罵。這樣我或者尚能在他的面前抬起頭來，那時候我的心一定是跳着的，高興的；我還能使我的眼睛恢復了從前的輝耀，我跳躍着，唱着 he 最喜歡的歌，我們要偎倚着，像以前在那株丁香的下而。我們可以擁抱，可以親嘴……』

可是她想到自己也是四十歲的人了，身軀微微胖起來，皮膚也有些粗糙，還怎樣能陪襯出來好的過往呢？於是她又黯然了，就是如何地悔恨，好的日子是已經飛去了！她望到她的丈夫，他那禿亮的腦袋正反映着月亮光。她像被侮辱一樣地又哭起來。

他醒了，很費力的把肥胖身子轉過來向她問着：

『你有什麼痛苦麼，親愛的？』

他好像以為是他的責任，該把他那粗壯的手來撫摸她的身軀，他就這樣做了。

『我不，我不』，她想躲着他，可是立刻她知道他們中間的關係，而把自己陷入這無味的生活中，原是自己一個人的過失，她只能用了懇求的語調說：

『讓我一個人吧，不要來理我。我很對不起你，打攪了你的安眠，因為我——我想起了我最親愛的——』

『我知道你一定是想起了你最親愛的母親。』他很以為聰明地替

他說。

『唔，是的，我想起她，我就哭起來。』她也順着他的話說下去。

『不要再想了，親愛的，不是我在愛着你，使你高興？』

她不再說話了，眼淚是更多地流到枕上。她閉起眼來，她的丈夫就又轉過身去繼續他的好夢。

正因為不是由相愛而成爲夫妻，他們的中間纔是很平靜的。她在物質上的要求，永遠能得到滿足，她也就不再有其他的欲望。可是想起從前呢，常常因爲忌妬，或是一種不知名的情緒使她的彼得與她的中間發生着含了甜味的不歡。設若他是在約定的時間來遲了或是他的

頭髮沒有梳成她所願意看的樣子；她一定把不快的臉色給他看。她常時覺得生生氣也是頗有味的。在每一次小的波折之後呢，他們的情感也會更亢進一些，更覺得兩人間之不可缺少。

所以在如此的丈夫之死亡，她並沒有感覺到悲哀，反而更自慶幸着能過一個人的生活。

這屬於她的，這好環境，只要她還有她的青春，只要彼得還在她的身旁……

春之尾，丁香發狂似地燦爛着了，整個的園子堆滿了紫色的波浪，馥郁的香氣酒一樣地在空氣裏潑滿，使每一個人感到沉醉的滋味。她呢，她是更敏銳的感覺到。她打開了房內的窗子，使這氣味充